

## 江花

## 美文

A17

## 金山咏韩忠武事

■赵翼

满江风卷怒涛声，  
千载如闻战鼓鸣。  
南渡君犹能将将，  
中权师竟出卿卿。  
时清兵燹无遗迹，  
事往英雄尚大名。  
愧我亦曾身执戟，  
至今仍作一书生。

赵翼(1727—1814)，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松，一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知镇安府，善政，善用兵，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专心著述，有《瓯北全集》。赵翼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他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故又与袁枚、张问陶合称为“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韩忠武即韩世忠。南朝抗金名将，死后封为蕲王，谥忠武。本诗吟咏的是建炎四年(1130)，韩世忠率领宋兵，在镇江江面上与金将完颜宗弼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最后战胜敌人，为南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满江风卷怒涛声，千载如闻战鼓鸣”，这首诗的首联由眼前汹涌澎湃的涛声联想到遥远过去激烈战斗中的鼓鸣，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写得极为生动、形象，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南渡君犹能将将，中权师竟出卿卿”，南渡君指的是南宋君王赵构。将将，任用将领。中权，中军制订谋略。卿卿，

和“将将”一样，前一个字为动词，意为用“卿”(古代夫妻情人间的一种爱称)来称呼。后一为代词，即“你”。两词连用，出自《世说新语·惑溺》中说，“王安丰妇常卿安丰”，意即王安丰的妻子常常对安丰作出过分亲昵的动作。本诗化用此典，用“卿卿”指亲近关爱韩世忠的梁红玉。颌联用动宾结构的复词配对颇显工巧，其中称赞梁红玉是对的，而南宋君王赵构在此战中任用韩世忠，说“用将得当”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整个历史中如果说赵构“用将得当”则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

“时清兵燹无遗迹，事往英雄尚大名”，兵燹，指因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颈联颂扬眼前时代清明，因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已经毫无痕迹，只有英雄的名字得以留存。

“愧我亦曾身执戟，至今仍作一书生”，执戟，手拿武器，借指主管军事。尾联则隐含自己遭遇不平的感慨。诗人曾官至贵西兵备道，后被弹劾降级，辞官归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产生了这样的感慨，这是清代中期知识分子经常出现的心态。不过总的讲来，诗人曾为满清王朝官员，还能热情赞美历史上的抗金名将，这是需要一定胆识的。

(朱秋霞)



## 独处时分

■文/黄永武

多一事增一事的累，识一人费一人的心。只有独处才可以省事，省事就可以心清，心清才可以神旺，所以独处可以收摄精神，凝聚生命的全力。

静坐独处时，有一股清明之气，从孤独处生出来，心光一片，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万物，照彻了事物的所以然，于是有“静一分，慧一分”的效果。独处就是在求这一分清明，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有这分清明，求道则易悟，为事则易成，从事文艺创

作则神思奇逸。所以独处可以养精、养气、养神、养德，对德业与艺术生活都是有益的。

利用机会独处的人，通常都有深度。

小人则最怕独处，因为无事、孤独时感到一切落空，宁可时刻都有事，心需要不歇地“逐物”，逐物才觉得心落实，连酒色财气、交际应酬也觉得是生活地位的凭借，不虚此生。所以清代的汤斌说：“小人只是不认得独字。”

(摘自《爱庐小品·灵性》)

## 器物精神

■文/流沙

杭州的菊英面店开在河南路上，靠近雄镇楼。未上《舌尖上的中国》之前，在那里吃碗面需排队半个小时，有人在朋友圈里吐槽，说现在吃面要排队一个小时了。

菊英面店我经过了几次，但都不是饭点。这家面馆最吸引我的倒不是那里的“片儿川”，而是每年7月至9月，面馆会放两个月的暑假，这在整个杭州是绝无仅有的。老板说，钱是赚不完的，让员工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这才是老板该有的生活态度。

菊英面店的老板真的是有“态度”的。一般面馆搞卫生，抹抹桌子、拖拖地就可以了，而在这家面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连吊扇上的灰尘每天也要抹一遍。

我认为这是久违的“器物精神”。什么是“器物精神”呢？就是对物件的钟爱，也可延伸至对所从事的工作注入情感和人生态度，再说得大一点，就是精神追求。

菜场里有十几个肉摊，其中有一个摊位与众不同，体现在刀具上：别的摊贩的刀具或是黏着肉末子，或是血淋淋的。他的呢，时常用一块纯白的毛巾擦拭，每一把刀都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他的案台也干干净净，一丁点儿木渣也没有。他不像是在卖肉，倒像是在西餐厅工作。有人买肉，他一刀下去，手顺势一拉，一块肉就割了下来，没有一点儿拖泥带水。这也是“器物精神”。

我没有与他交流过，许

多客户说他的肉摊清爽，清爽是外在的东西，其实里面是有文章的。

中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器物精神”的国度。在明代以前，无论是中国人的科技发明水平，还是生活水准，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当然，中国人的器物精神也远远地高于西方人。最能体现中国“器物精神”的就是瓷器和丝绸。瓷器的功能本来就是盛饭盛菜，用个陶钵和竹筒也能实现，但中国人把它艺术化了。瓷器出口到西方，让西方人叹为观止，他们发现原来吃饭的器具也可以做得这样精美。丝绸同样把衣料这种生活必需品艺术化了。

反观当下的“器物精神”，大家都奔着利而去，从小到大都只想一个问题——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很多人没有精神追求，所以一家生意极好的面馆一年要放两个月的假，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天天耗时间擦洗店面的里里外外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也有人把“器物精神”等同于“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只是它的第一个层次，更高的层次就是器物的美化，甚至艺术化。你制作一个物件或是完成一项工作，不仅仅为了实用，也是内心所需，自觉而为，然后乐此不疲。

就像那个卖肉的师傅，这样普通的行当，其中也可以包含人生的态度。

(摘自《8小时以外》)

## 干净的容颜

■文/罗西

采访一位生意人，开饰品店的，干净的面容，干净的眼神，干净的打扮。他的生意一直很好，回头客居多。他的经验里，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一条：他找给顾客的钱，全是新的、干净的、无折痕的，每天他都要去银行换新票以及脆亮的硬币。顾客收到找回来的钱，心里往往会有这样一个推理：连钱都可以那么干净，人应该不坏，也更可信些。

在浮躁喧嚣、尘土飞扬中，很多人在竞争、奋斗里，渐渐变得好斗、复杂、神经质，或者一脸浑浊或者满面愁怨。有天，一位女同事在路口停下，摇下车窗，认真地表扬我，“你怎么保养的？人到中年，还可以有这样清澈的眼神，而且带着无辜……”她笑说，这是最好的生命保鲜。

我也很享受人们一路说我“显年轻”、“比实际年龄

小10岁”等赞誉，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赞誉。只是，想不到我的同事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到我年轻的根源，那是眼神里的清澈、单纯。眼睛是心灵之窗，内心干净，才有眼神的干净。很多时候，你的沧桑，是因为心老，满面尘埃。

小时候，幸福是件很简单的事；长大后，简单是件很幸福的事。一个面容干净的人，一定不坏，心里常常住着一个小孩，天真，无邪，无形里替其抵御城府或者腐败。内心干净的人，因为单纯而显得年轻，甚至有些淡淡的青涩与害羞。

简单、天真、自然干净，到了一定年龄层次后，“干净”就会转化提升成“清雅”，一种返璞归真的人格魅力。清雅不仅仅是气质，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奖赏？

(摘自《羊城晚报》)